

柴扉半掩知客来

江初昕

“忙不过廿四，债不过小年。”过了腊月二十四，外出打工的人陆陆续续回家过年了。在过去，外出谋生的人可不多。可在我们村庄周边，都会烧窑砖这门手艺。每逢秋收过后，成帮结队推着一辆独轮车外出谋生。到了岁末年关，和东家结账回家过年。

临近春节，祖母就会在路边等候。只要听到独轮车轱辘“咯吱”的响声，就会跑出来，看看是不是爷爷回来了。要是看到不是，祖母就会向同行的人打听爷爷的情况，得知爷爷的行程后，祖母每日在村口翘首以盼。每次祖父回家，都会带来不少年货，我们小孩自然满心欢喜。

以后，偏僻的山村也通了公路，简易的公路上跑起了汽车。父亲到几百里之外的矿山上上班。每年春节也是我们小孩最为高

兴的日子，我们掐着手指头算着过年的时间，也算着父亲的归期。每回父亲从单位回家过春节，都会带单位发放的年货福利，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。在过去，通讯不发达，全靠书信传达信息。父亲每次回家过年，他都会提前写信回家，预计何时能放假回家。临近春节，我和母亲就经常守在马路边上，看到有班车经过，都会在驻足停留，看看班车是否停下。有时班车停下，却是同村的人，要是没有看见父亲的身影，内心深处好一阵失望。也有惊喜的时候。那年，我和同伴们在马路上玩耍，一辆拉砖头的货车在前面“嘎”地停了下来，从驾驶室里走出一个人。从背影看似好我的父亲，但又不能确认，等走近一看，果然是父亲。父亲对着货车司机一阵感谢，一边拍打满身的灰尘，一边把行李包交给我，笑盈盈摸了摸我的头。推开院墙的柴门进到屋里，母亲也感到奇怪。父亲乐呵呵地告诉我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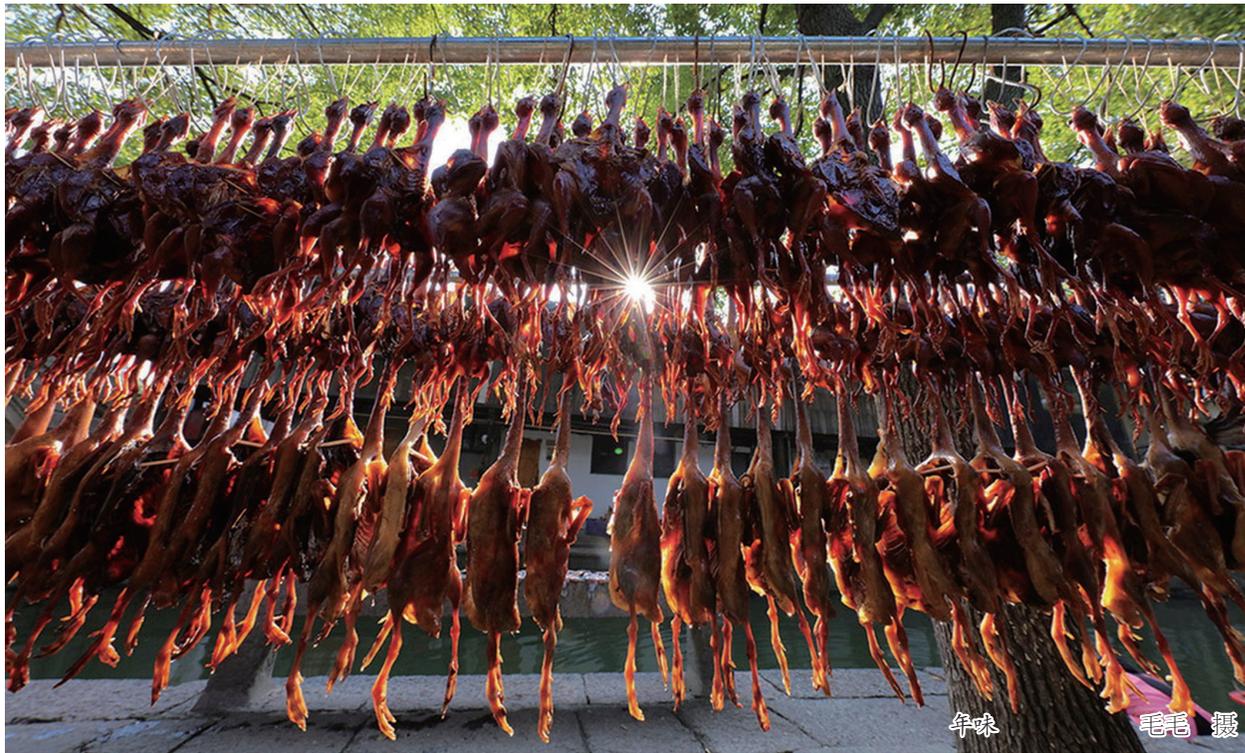
说，原来在县城里碰到了老同学，顺便就坐了他的拉砖货车回家了，省去了挤班车的苦楚，这样挺好的。我和母亲听了，都不由夸父亲的运气好，碰到同学搭个顺风车回家。

可不是吗，每年父亲回家过年，都要挤班车。回家的人多，归乡心切，大家都往班车里钻，这时的班车就像一个闷罐，挤得人手脚都动弹不得。那次父亲带回来的香蕉和橘子等到家一看，全都挤成了果汁四溢。父亲拿着一堆破损的水果，无奈地苦笑了一番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，村里外出打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南下广东福建淘金。一年当中也就春节回家。渐渐地，村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，村庄仿佛被抽空，昔日热闹的乡村变得死气沉沉。村庄里大多是老人和孩子，每到过年的时候，成批的打工者从全国四面八方往家里赶。交通一度瘫

痪，有的人回家心切，思亲心急不远千里骑上摩托车连日奔波，奔跑在雨雪中。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都在盼望着出远门的家人能早日回家团聚。马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，一辆又一辆接踵而至，塞得满满当当的客车喘着粗气在村口停下，从车上挤下拎着大包小包行李的人，落了地，故乡就在眼前，心也就踏实了。四目寻找，故乡依旧如此，只是迎接他的孩子又长高了不少。大家肩挑背扛把大小行李包往家里去。自家的院门外，年迈的双亲拄杖翘首而望。归乡的游子丢下手中的行李包，紧紧抱住挚爱父母相拥而归。那是血脉的融合，也是手足至亲的团圆。

而今，生活富裕了，小车进了千家万户，回家也就方便了。传统的节假日都抽时间回家看看年迈的父母双亲，特别是在万家团圆的春节，携妻带子回家过年，那喜气热闹的场面叫人暖意融融。



年味 毛毛 摄

乡下的火塘

莫景春

乡下的冬天来得特别地早：日头没偏过山头多久，黑蒙蒙的夜幕便早早落下，盖住一切；也来得特别的黑：树木不见了，草垛不见了，一切都躲到这张黑漆漆的大幕里。

风呼呼地刮，让人特别地揪心；也特别地尖利，刮得刀割一般。哪儿也不想去，乡下人便早早关好门窗，吃好晚饭，便在厨房的中央，就着刚才做饭菜剩下的火，再烧上从山里挖来的老树兜子，旺旺的，烧暖了整个屋子。

洗完碗筷，剥好猪菜，忙完了手头的零活，一家人慢慢地靠到这暖暖的火塘边。有时候，邻家跑来一两个喜欢聊天的伙伴，大伙乐融融地挨在一起，天南海北聊着，聊着这漫漫的冬夜。

先是聊聊小孩子在学校的情况，严

肃说说几句，或者笑呵呵地夸上一会。小孩子很懂事地点点头，乖乖的样子。话题一会就会转到村里的谁谁，丈夫出外打工了，竟耐不住寂寞，偷偷跑上谁家过夜去，还是个小媳妇，大概是冬天天冷，找个人取暖了。大人饶有兴趣地说着，小孩似懂非懂地听着，但从大人那愤慨的神情里，他们心里也充满着鄙夷。

嘴勤的妇女坐在火塘边，手也勤，针线上下翻飞，纳着鞋垫织着寒衣，把丝丝情意织进。男人们则跷起二郎腿，“吧嗒吧嗒”地吸着旱烟袋或者纸烟，尽情地享受这一人生难得的悠闲。老人在火塘上架起一只高高的炉子，把那短嘴的铜壶架上，加满水，任由旺旺的火烧着，咕咕滚开，倒下泡茶喝，一边喝茶，一边谈天，那么的惬意！嘴馋的小孩扔进几颗红薯，盖了煨着，一袋烟功夫刨出来，掰开分吃，焦黄的皮和鲜嫩的肉香喷喷的，烫了手和

嘴，有暖暖的焰火味道，让人格外的温暖。

最有趣的是听老爷爷讲古，总是让人开怀大笑。要讲故事了，老爷爷总是先捋捋胡子，顿了顿声音，故作神秘的样子，然后故事慢慢从掉了牙的嘴里漏出来。

老爷爷最喜欢讲三国故事，特别是关羽张飞，说到张飞独立当阳桥，大声喝退曹军。老爷爷热血沸腾，手握拳头，在那里不断挥舞着。声音也高亢许多，唾沫横飞，慷慨激昂，仿佛他就是当年的张飞。

在一旁听着的我们也被感染了，异常兴奋，小拳头也不禁紧紧握着。有的甚至摩拳擦掌，手舞足蹈，纷纷学着故事里的张飞，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概。火塘里暖暖的火不停地烤着，温暖着我们的身体，激情澎湃的故事更是温暖了我们幼小的心灵。

火塘里火焰不停地摇曳着，那灼痛的跳跃，那哑默的呼吸，好像是用尽了平生最后的力。火焰的花瓣则是冒了星子的，如舌般柔韧，舔着铜壶，顺了铁梁蹭蹭地蹿，一络络，一朵朵，一排排，精灵似的躲着闪着，羞着涩着，蹿上去，随后跌回，再蹿，又回，温暖着一切。

怀念卖菜时光的母亲

邢彦冬

快要过年了，趁着周末陪母亲去采购年货。走进人山人海的菜市场，母亲突然放慢脚步四处张望，说：“要过大年了，到卖青菜的好时候喽！”说罢脸上现出一种特别的光彩，好像整个人生都浓缩在了这些翠绿翠绿的菜叶上。

从小到大，母亲就像转动的风车，脚步时快时慢却从不停歇。姥姥说母亲有一双搂钱的耙子，从年初到年尾，钱都被母亲搂进了腰包里。那时刚进腊月，母亲更加忙碌起来。冬天蔬菜是畅销品，况且过年不同于平常日子，人们不会讨价还价。母亲抓住商机，每天四点多起床去批发市场，各样新鲜蔬菜，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、豆角，尤其是小白菜等蘸酱菜，都被母亲一筐筐搬上车，再用棉被盖好以免着冻。踏着月光，母亲在冰天雪地里加快脚步，赶到市场门口正好开门，母亲又迅速地把蔬菜往柜台摆，混身好像有用不完的劲儿。母亲向来为人和善，她的柜台前顾客总是络绎不绝，甚至有时还排着长队。同行们调侃母亲：“大姐，一看到赚钱你眼睛都放绿光了……”大家笑，母亲也笑：“是啊，年底了我更得多搂点钱，好挣足孩子们的学费。”

一天的忙碌过后，母亲就像泄了气的气球，一进屋就瘫软在床上，直到晚饭时才想起中午饭忘了吃。父亲总是心疼地责怪母亲：“你真是挣钱不要命了。”晚饭过后，母亲又带着我们将一筐筐的蔬菜小心翼翼地拿出来，再找干爽的纸箱摆进去。西红柿最容易磕破，我们就用软纸一层层隔开，遇到有点轻微擦伤的挑出来，把坏的部分削掉，留下好的部分切成块，再撒上白糖，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，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馈赠。

过年这一天，人们都尽情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，早早开始准备年夜饭，来犒劳自己一年的辛苦。而母亲却起个大早，不听劝说非要菜市场，临走时还冲我们喊：“今天菜卖得快，这几筐韭菜都不够卖，你们乖乖等我回来。”说着像个即将开赴战场的战士，大步大步地往市场走去。正月里，一般是走亲访友联络感情的好时候，母亲将礼物备好，由父亲全权代表她拜访亲友，而她正月初三就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。当人们在年前年后纷纷放慢了前进的脚步，而母亲却一直沉浸在劳动中，用她的方式诠释着过年的意义。

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，母亲就像转动的车轮，虽然在岁月的腐蚀下已锈迹斑斑，沉重难行，但仍旧拼命向前奔着。这一切都深深影响着我，让我明白人永远要为明天而努力的道理。